

聊齋志異中的幾個疑難案



李椒父 小妮編譯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4442

“聊齋志異”中的幾個疑難案

蒲松齡 原著

李椒父 小妮編譯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小册子把“聊齋志異”中一些著名的審判疑難案件的故事，譯成淺顯易懂的文字，介紹給讀者。這些疑難案件，都由于進行了比較細致周密的觀察和分析，才獲得公正的判決。為好人伸了冤，使坏人伏了法。

這些故事對當前我們的某些工作有參考價值。

“聊齋志異”中的幾個疑難案

蒲 松 齡 原 著

李淑父 小妮編譯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0弄2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78號

協興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開本：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：1—12/16 字數：29,000

1956年3月第1版 1956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00,001—70,000

統一書號：T 10077·241

定價：(5)0.14元

前 言

这本小册子，用白話文选譯了“聊齋志異”中的几个疑难案件，这几个故事对我们有很大的教育意义。

不論什么问题，只有从实际情况出發，經過科学的分析，才能得出正确的結論，如果只憑主觀臆断，不調查研究，必然坏事。在審判工作上如此，在其它一切工作上也是如此。这几个疑难案件中的故事，就是反覆地說明了这—个道理。所以把它編譯成白話文，介紹給廣大讀者，并將原文附在后面，便于大家对照。

編 譯 者

一九五六年三月

目 次

前言

冤獄·····	1
于中丞(一)·····	5
于中丞(二)·····	7
臙脂·····	11
折獄(一)·····	21
折獄(二)·····	25
詩識·····	29
太原獄·····	34
新鄭獄·····	37
附原文九篇·····	40

冤 獄 ●

朱生，陽穀縣人，少年輕佻，很喜欢開玩笑。因为死了妻子，所以去求媒婆代為說親。看到媒婆鄰人的妻子，生得十分美貌，就对媒婆開玩笑說：“剛才看到你鄰居那个女人，容貌非常秀麗，我看做我的妻子倒也很合式。”媒婆也戲弄他說：“你如果能够殺了她的丈夫，那我就替你前去說媒，包你成功。”朱生笑着說：“那好。”

过了一个多月，那个鄰人出去討債，在野外被人殺死。縣官就把他的鄰家和地保捉了去，拷問實情，但没有什么头緒；只有媒婆說出曾和朱生開过玩笑的事情，縣官就怀疑朱生是兇手，于是立即下令逮捕了他。但他堅不承認。縣官又怀疑死者的妻子和朱生私通，就用非刑拷打。妇人受不住酷刑，只得胡乱招認。縣官見妇人招認，便以妇人的供詞審問朱生，朱生說：“女流人家，皮肉細嫩，受不起苦刑，因此胡乱招供，实际上所供認的都是假的。这样冤枉而死，还要加上一个不清白的名声，即使神鬼不知，我也于心不忍，还是从实招認吧！事情都是因为我要娶她为妻，所以殺了她的丈夫，这全是我一个人

做的事，她實在一點也不知道。”縣官問：“那麼你有什么憑証呢？”答：“有血衣為証。”

縣官就急忙派人到他家搜查，但搜來搜去，搜不到血衣。因此，縣官又狠狠地把他拷打，只打得他幾次死去活來。他說：“這是由于我母親不忍拿出証據，怕拿出來後，我就會沒命。還是我自己去取吧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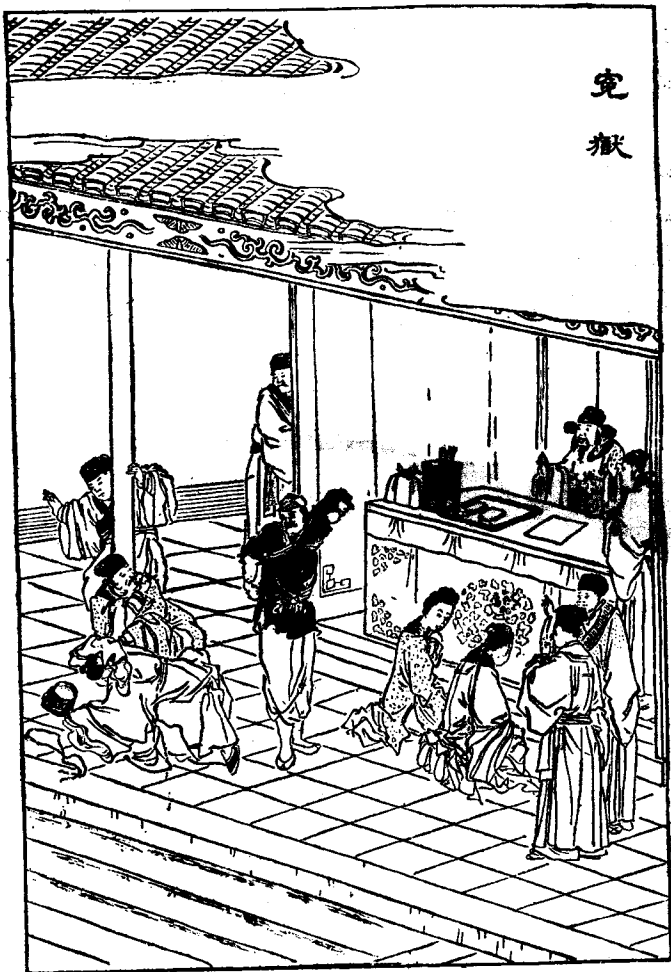
縣官就派人押着朱生回家。朱生對他母親說：“你給我血衣，不過是死；不給，也是死。同樣是死，還不如快一些，免得再受一些苦刑。”母親無法，哭哭啼啼地走進房內。過了一會，就拿出了一件血衣。縣官查驗後，認為証據確實，就判了他死刑。以後雖經上司兩次覆審，但朱生都沒有翻供。

很快過了一年，眼看處決的日期已經快到了。

有一天，縣官正在審問囚犯，忽然有一個黑漢子走上公堂，怒氣沖沖地瞪着眼大罵縣官說：“你這樣糊塗的人，怎麼能做知縣呢？”幾十個公役上去想要捉住他，但被那人用胳膊一揮，公役就全部倒在地上。縣官害怕，起身想逃，那人大聲叫道：“我就是關帝跟前的周將軍。昏官，你胆敢再動一下，管叫你當場送命。”縣官只得戰戰兢兢地聽他講話。那人說：“殺人的兇手是宮標，與朱生沒有半點關係。”說完後，就倒在地上，好像要斷氣的樣子，過了一會，才清醒過來。但仍面無人色。問他姓名，他說就是宮標。於是縣官把他拷打了一頓，宮標完全供出了罪狀。

原來宮標平日為人很不安分，知道那人討債回來，以為身上有錢，就在路上把他殺掉。不料那人根本沒有討着什麼，所

冤獄



以宮標什麼也沒有搶到。以後聽到朱生已經招認，心中暗自歡喜，以為從此太平無事。這一天，不知怎樣，糊里糊塗地走進了公堂，結果被縣官拿住。當真正的兇手捉到以後，縣官又向朱生說：“你的血衣是從哪里來的？”朱生說：“我自己也不知道。”於是傳來了朱生的母親，才知道是她割破了自己臂膀染成的。驗看她的左臂，果然傷痕還沒有平復。縣官至此，才暗暗吃驚，知道事情不妙。後來他就因此被人檢舉削職，罰款贖罪，結果在羈留時期就死了。

于中丞●(一)

于中丞名叫成龍，觀察問題，審判案子都很有經驗。有一次，他因工作關係來到高郵，正好遇到一件案子。當地有個財主將要嫁女兒，家中在趕辦嫁粧，這份嫁粧非常豐厚。不料被盜賊挖通牆壁，把衣服啊被子啊——古腦兒都偷盜去了。這事情發生後告到衙門里，知府束手無策。于中丞知道了，就命令把高郵城的幾個城門都關閉上，只留一個門讓行人進出，在那個城門口派了幾個精細差人守着，對出城的人所裝載的東西進行嚴密的搜查。又在城里各地張貼告示，命令全城老百姓都回到自己家中，等候第二天大搜查。告示上還說，一定要用盡方法把贓物查出來。

布告貼出去後，于中丞又暗地關照看守城門的差人，要他們注意：假使發現有人，一會兒出城，一會兒又進城，幾次進進出出的，就把他抓起來。

過了中午，果然有兩個人進出城門幾次，差人于是遵照于中丞的吩咐，把他們抓來了。但這兩個人並沒有帶什麼東西，看不出象是偷盜嫁粧的。于中丞却肯定的說：“這兩個人一定

● 中丞——清朝的官，又叫巡撫。總攬一省的軍政大權。

是真賊。”他們当然不肯承認，不斷分辯。于中丞就叫他們把衣服脫下來搜查，外面長衫一脫掉，只見里面著了兩套女人衣裳，果然都是那財主家被偷掉的东西。原來這兩個小偷看到公告，怕第二天進行大搜查會搜出贓物，就急着想辦法把這些偷來的東西轉移到城外去，但偷到手的衣裳太多，不能公開搬運，一時無法移走，只好著在身上，一次一次的出城進城。这样就暴露了目标，正中丁于中丞的計謀。

于中丞（二）

于成龍在做知縣的時候，有一次要到鄰縣去辦事，一清早走到這個縣的郊區時，看到有兩個男人抬着一張床，床上側睡着一個病人，沒頭沒腦的蓋着一條很大的被子，只露出了一些頭髮，頭髮上還別着一根很美麗的鳳簪，顯然睡在床上的是個女人。除了兩個抬床的之外，還有四個精壯漢子緊緊的跟在兩邊，這些人不時用手去推塞被子，把它壓到女人的身底下，看起來好象是怕風吹進被子里似的。

于成龍和他們同行的一段時間內，看到他們不時在休息，又由另外的人交換扛抬。于成龍看到這情形感到很奇怪，就叫隨行的家人去問，床上抬的是什麼。他們回答說，床上睡的是他們中一個人的妹妹，因為病得很厲害，要把她送回婆家去。

于成龍聽了這話，覺得那些人的回話有點不大對頭，越想越疑惑，就叫家人暗暗跟在那些人後邊，看他們到那裡去。只見那伙人到了一個村莊的一個人家門口，有兩個精壯漢子把他們接了進去，也沒有講什麼話。家人把這情況報告了于成龍。于成龍至此就有了個主意，趕緊找到那個縣的知縣，問他

孫中子



城里最近發生什么搶劫案子沒有。當時賞罰制度很嚴格，被搶的不敢去告，做官的也樂得省事不去查問，因此那知縣就推說不知有被搶的事。

于成龍住進了官舍，又叫家人去細心打听。

果然探听得一家有錢人家，在最近剛被強盜搶過，这家的主人还被強盜燒死了。于是于成龍就把被害者的兒子找來，盤問被搶時的情形，不料这人却不敢承認有这件事。于成龍說：“我已經把那天搶劫你家的強盜抓住了，所以叫你來問清一些情况，你只管大胆講好了。”这样，他才說出了被搶劫的情形，并要求为他父親報仇。

于成龍就立即去拜訪当地知縣，派出了公差，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，出其不意的到郊外那个人家，當場抓住了八个精壯大漢，一經審問，都供認了搶劫的罪狀。又追問那个裝病的女人是誰，他們供說那是一个妓女，搶劫后的那天晚上，他們一起住在妓院里，与那个妓女商量好，叫她抱着銀子，裝做生病睡在床上，准备抬到那个窩家后，再行分贓。

这件案子破獲后，大家都欽佩于成龍的能幹。有人問于成龍怎么看得出那些人是搶劫的強盜呢？于成龍說：“这里边本來有几个很值得引起疑問的細節，只是一般人往往忽略了，不留心这些細節問題。我是从觀察和分析这几个細節上着手來解決問題的：第一，睡在床上的人头上別着美麗的鳳簪，这說明是个少年妇女，世上那有少年妇女能容忍許多男子伸手到被里去的；第二，一个少年病妇有多少重？而却要兩個精壯男子不断的輪流抬她。兩旁又有人用手保護着，可見床上另有

貴重的東西；第三，當一個病勢沉重的人抬到家時，一定會有女人家出來照顧的，但當時只有男人出來迎接，並且出來迎接的人也沒有憂愁或着急的樣子，這是不合乎常情的。于是我到城中就打聽是否有什么搶劫案件。後來一問果然有此案件，我就斷定這伙人定是一群盜賊。”

臙脂

山东东昌縣有个姓卞的牛医，家里有个女兒，名字叫臙脂，生得又聰明又美麗。父親極其寵愛她，一心想把她許配給有名望人家的子弟；可是那些有名望的人家，却又嫌姓卞的出身微賤，不樂意和他們結親。因此，臙脂年紀已到了十五六歲，還沒有訂婚。

卞家對門住着一個姓龔的，他的妻子王氏，是個輕浮、喜歡開玩笑的人，和臙脂二人是常來常往的朋友。

有一天，王氏來臙脂家談天，走的時候臙脂送她出來，正好看見一個年青人走過，那年青人穿着一身素淨的白衣服，樣子長得很漂亮。臙脂看到了，兩眼盯着他看；使得那人低下頭，加快腳步走了；已經走得很遠，臙脂還在注視着他。

王氏看到這情形，了解臙脂的心事，就同她開玩笑說：“以你的聰明美貌，能同這樣一個人成對成雙，那才好呢。”臙脂听了，臉孔一紅，羞得說不出話來。王氏問她：“方才路過的那位青年人你認識嗎？”她答道：“不認識。”王氏說：“這是南巷里的秀才鄂秋隼！他父親是個舉人，我從前同他家是鄰居，所以認識他。天下的男人沒有一個比他更溫柔多情的！他現在不是

穿着白衣嗎？是为了他妻子死了還沒滿一年呀！你如果对他有意，我可以給你傳話，叫他派媒人來說親。”

臙脂含羞不語，王氏笑嘻嘻地走了。隔了几天還沒有消息，臙脂疑心王氏沒有工夫立刻去办这件事，又疑心人家是有名望的人家，可能是嫌她家門戶不当，不肯低就。东想西想，郁郁不樂，久而久之，茶不思，飯不想的，得病在床，并且一天天的沉重起來。正好王氏在这个時候來了，盤問她的病原，臙脂說：“我也不知道怎么得的病，自从那天和你分別，就觉得不舒服起來。看來我这条命也不过是在拖日子，早上不知道晚上的了。”

王氏知道她这些話的意思，低声对她解釋：“我男人出門做生意沒回來，到現在還沒有人可以代你向鄂家去講。你是不是为了这个得了病？”

臙脂只是紅着臉，不作声。王氏又同她開玩笑說：“如果真是因为想他，而病到了这种地步，那还有什么顧慮？倒不如先請他今天晚上來見見面，諒必他也不会不肯的？”

臙脂嘆口气說：“事情到了这般地步，瞞也瞞不住了；他如果不嫌棄我們窮家小戶，就請他找媒人來說親，这样我病就会好的；至于說私下約會，那是万万不可以的。”王氏點點頭就走了。

王氏年輕時，和居住在她家隔壁的一个書生叫宿介的有私情；嫁過來以后，还是保持着这段私情，宿介只要打聽到她丈夫不在家，就常來和她敘舊。王氏去卞家的那天晚上正好宿介來了，兩人在談笑時，王氏就把臙脂的話拿來当談笑資料，